

平绥沿线旅行记

八月十一日 赴百灵庙途中

晨三时即起，六时乘三十五军军用汽车出发，同行者有翻译龚君，及班禅无线电台沈焕章先生。启行时草上凝霜，冷如晚秋，东方乍明，晨曦美极，穿城过时商店都未开门。出城一路看大青山，环拱如画。行二十里，渐至山下，一路有泉水细流，行人牲口都在水边憩息取饮。此时见有数十骑，迎面风驰而来，近前通语，方知是迎拜班禅活佛者，男女均着牛皮靴，衣服多红紫色，金锦沿边，腰间束带。男子结一辫，女人则两辫垂肩，发上加银板，垂挂珊瑚璎珞，晨光下璀璨如画。有小孩只两岁光景，坐母亲怀前鞍上，坐态极稳，面颊黝红，双睛如漆，状极可爱！匆匆数语，听我们说活佛已赴包头，乃又纵马急驰而逝。

自此上蜈蚣坝，系入山孔道，山路为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冯玉祥氏驻军所开筑，尚平坦宽阔，今已渐崎岖。汽车宛转上坝时，我们都下车步行。走到仙姑庙，庙建石壁洞中，洞深五六尺，距地面约二丈，凿石为阶，可以上下。西北有关帝庙，建石台上，高立巍峨，为蜈蚣坝之最高点。山峡间有树林，亦为西北军所种，并有留人小店。立此前瞻后顾，群峰如画，起伏环绕，有山回路转之胜。过庙不远“鄂博”（即敖包——编者注），为蒙古族入祈祷之处，以乱石堆成，上插长杆，杆头系以牲畜毛角，及刷印藏文经咒之小旗或哈达。后闻蒙政会之赵君云，祭“鄂博”之日，各杆头均系杂色之咒文旗及五色纺绸，以牛羊供献，喇嘛诵经，男女礼拜，为蒙地盛会。

自此顺山洞宛转下坝，阳光灼甚，大家均减衣取凉，始信绥地“早穿棉皮午穿纱，抱着火炉吃西瓜”之谚，不是虚语。下坝后回望，阴山已在后面，我们都被“打在阴山背后”了！

山后时见农田，为汉人移

居来此耕种者。小冈头时见“鄂博”。十一时抵武川县，县为唐高祖生长之地，城池甚小。入城至县政府少憩，土屋数进，后倚小山，有野犬据檐下瞰，景状甚奇。县长席尚文君招待极殷。午餐后赵澄先生忽觉不适，大雨又倾盆而下，不能前进，我们只得暂作住计。晚晴后登平顶山，四望均是平原。因我们人数太多，雷女士和我及顾郑张诸先生和文藻均移住娘娘庙，有贾世魁先生等欣然招待，情意殷渥可感。夜中空气凉极，一宿之后，精神悉复。

八月十五日 回绥道中

晨六时半离百灵庙，有蒙政会委员数人来送行，又在灿烂的晨光中与金顶红檐作别。车过百灵河，转出九龙口，蒙政会数十个毡包都隐没在高冈之后，不能再见了，而我们心头深刻的印象是不能磨灭的。

平原上有栖息的灰鹤一群，毛羽灰白，映着绿草，极雅澹有致。张先生向天放手枪一响，群鹤惊飞，赵先生急为摄影。

道上还遇见羊群马群和骆驼群，都在晨牧。也曾遇一狼，近在道旁，见车不避，状似狐而稍大。将抵召河时，道旁有蒙古包二，并有羊圈。下车访问，有少女在包外浣衣，极健美。包内用具极为汉化，有手提箱之类，堆在包旁。

近午抵召河至普会寺，系班禅活佛避暑之处。下车入院，简素整洁。长廊层槛，建筑纯系西藏式，胜于百灵庙多多。匾额系乾隆御笔，上书汉满蒙藏四种文字。外殿亦为经堂，存活佛銮驾、车乘等。后面是佛殿。绕至西院，庭宇阔然，门窗掩闭，自隙内窥，室内壁福玲瓏，椅桌精致。墙上有画数幅，中有画马甚生动。再西又一小院，有树二株，此为出蜈蚣坝后所仅见，更觉得凉荫袭人。

在寺饮茶，并中午点，茶炉中燃牛粪，火光熊熊。蒙地煤木

缺乏，而牲畜只饲青草，粪无臭味，因此燃料都用兽粪，据说火力极强，可熔生铁。

下午二时过武川县，四时过蜈蚣坝。城郭在望时，路旁过焦赞坟，惜未停。六时抵归绥公医院，雨，少顷即晴。

八月十六日 绥远

晨起，雷女士和容郑张赵诸先生骑马赴昭君墓（郑先生有另文详记）。顾陈二位则到财政厅、教育厅等处。我和文藻在公医院休息。午饭只两人共食，虽然是举案齐眉，而热闹惯了，似乎反觉得寂寞！

晚六时许，郑振铎先生请全体在古丰轩吃饭。此时由平绥路局转来电报，报告顾颉刚先生太夫人病笃的消息，顾先生定明晨快车回平，合座都为之慨然不欢。

夜到傅主席家辞行，随后傅主席和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先生又到公医院来谈……

八月二十四日 绥远

晨，有绥远军部兵士持帖来，称傅主席邀往午餐，大家都觉得不好意思，两次回车，屡屡叨扰，而又情不可却。我因仍觉不适，留车未往。有蒋恩钿女士，清华大学毕业生，现绥远第一女师教员，刚由南来，闻讯来访，相见极喜。

午后，大家回来，从军部借马六匹，二时半另开小车，有雷女士，容张赵诸先生共往麦达召（容先生有另文详记），九时许方归。

八月二十五~二十六日
回平道中

八月二十五日，闻前线已修复，下午三时四十分离绥远。蒋女士又来送行，赠我捕蝇花一束。张宣泽先生也与我们作别，同行月余，分手均觉恋恋。

行不得时，觉得闷人，一旦路畅无阻，却又不忍即离这雄壮的西北！一路上倚窗望着白塔，望着青山，暮色中看一块块地毯般覆在山头的田垄，心中有说不出的依恋。过三道营站，轨道新修处，还有许多工人，荷锄带锄，坐立路旁。伸首窗外，看见旧道弯曲在数十步外，已没河中。新道松软，车过处似不胜载，铁轨起伏有声，亦是奇景。

过福生庄站以东，山水奇伟，断岸千尺，河水萦回。车道即紧随山回路转处，曲折而前。时有深黑的悬崖，危立河畔，突兀之状，似欲横压车顶。来时系夜中，竟未及见。

中夜过十八里台站，为平绥路线中之最高点，高度为一八一尺，急视寒暑表，已下降至五十六度（华氏度——编者注）。

二十六日午后重过宣化，买葡萄一筐，过沙城时又买青梅酒一瓶，过南口又买白桃一篓。六时半抵清华园站，下车回家，入门献酒分果，老小腾欢，我们则到家反似作客，挟衣拄杖，凝立在客室中央，看着家人捧着塞外名产欢喜传观之状，心中只仿佛的如做了一场好梦！②

文/冰心（本文选自《冰心游记》，摘录时有删节。）



《冰心游记》冰心著 北新
书局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出版